

那夜秋雨凉

韩建乐

1993年的秋天,渭北旱塬上的庄稼大丰收,母亲种了3亩苞谷,2亩芝麻还有零星的红苕,收回家后将家里有空地的地方都放满了。

那时候家里的房子还是土墙房,压着与两边隔壁家的公墙各盖了半边,俗称厦子房。屋内两间睡房,厨房和柴房各1间,院子中间是个天井,雨水就顺着房顶上的瓦块流到天井里。大概是排水没有做好的缘故吧,那时候每逢大雨倾盆的天气,天井里的雨水就积满了,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用锅碗瓢盆把积水往外舀,不然雨水就会漫过天井灌进房子里。

弟弟那时候还小,但长的敦实,遇到这种时候就来劲了,母亲担心弟弟淋雨着凉,他却不以以为然,撅着圆滚滚的屁股黑黝黑地喊个不亦乐乎,清脆的童音甚至压过了雨水冲击着房顶的声音。

那一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由于学习好,听话,在班上还是学习委员,在学校是少先队的大队长。可惜那时候只是在星期一的升旗大会上上任的,没有发三道道的红臂章。我记得那时候的校长姓程,个子很高,瘦瘦的身材,找我说话的时候他就弯下腰,说完了还不忘拍一拍我的脑袋。

有一天,我们正在早读,程校长走过来向我招了招手,我走到他跟前之后,他说:“走娃,你的学费还没交的吧?”

我心里咯噔一声,脸上的汗毛瞬间炸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怎么解释,就“嗯”了一声。程校长停了片刻,然后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你回去了给你妈说下,想办法把这学期的学费交”。

一个早上我都无法专注于课,心里又憋屈又失落。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母亲一个人拉扯着我和弟弟,平时就种点粮食、养几只羊和鸡,挤羊奶和卖鸡蛋补贴家用,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收入。虽然母亲没日没夜的地里劳作,但家里是每况愈下,除了能保证不饿肚子,其他额外的花销根本不敢提及,一提起钱足以让母亲几天都睡不着觉。

虽然被老师催学费的滋味不好受,但母亲为难的样子更让我难过。一学期五六十年块的学费,难住了母亲。母亲翻箱倒柜的找来找去,只凑出来二十多块钱,就这钱还是准备给地的人支付费用的。母亲无助地坐在凳子上,一声长叹。

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沉默了许久,母亲缓缓站起来走到门口,吱吱一声打开门,却站在门口没走出去。一阵风吹过,吹乱的雨滴打在母亲脸上和肩上。她就那样站在门口,微微驼着背,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弟弟正在睡觉,时不时还在梦里哼唧几声。我心

里有些慌张,感觉最让人心慌的事,就是母亲的下一声叹息。

母亲把门关上,又走回来,说:“等天黑了把芝麻背到街西卖了去,就担心芝麻还有点潮,不知道人家收不收。”我心里一下亮堂了起来。我知道母亲不想看人脸色,因为借钱这种事情既难为情又没把握。有时候一个男人家出去走一圈都不一定借的回来钱,更何况一个妇女。

少年的心就是这么单纯,一丁点的希望就能燃起快乐。母亲的决定给了我很大的劲头。我连忙说:“那这阵就可以去嘛,晚上人家可能就关门了。”母亲说了句,白天巷子里人太多,就去做饭了。我顺从地找了个凳子,开始剥起了苞谷。

下午放学的铃声一响,我就飞快地奔回家里,跑到厨房一看,锅盖还是热乎乎的,我知道母亲给我留了热馒头和红苕。三下五除二吃完饭,我就拿出本子开始写作业。那天的作业做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做完了。母亲还没回来,我猜测她肯定是去亲戚家试着借钱去了。我只好暂时把焦急放下,看着淅淅沥沥的雨顺着屋檐上的瓦淌下来,把天井里的积水打出一个又一个水花。

天刚麻麻黑的时候,母亲领着弟弟回来了,我看到她皱着眉头,就明白了一二。母亲从堂屋的粮柜里找出一大一小两个氩氩袋子,我们两个把摊在地上的芝麻装进袋子里。母亲说:“多装一点,卖了还要给结打地钱。”

等我们把袋子装好,天已经黑下来了。母亲找出手电筒和雨衣,帮我把小袋子扶上肩膀,自己扛着大袋子。她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扶着袋子,弟弟要跟着去,母亲说:“你不敢去,天黑了路上有收娃的哩!你先在连墙婶屋里看电视,我们回来了来接你。”把弟弟安顿之后,我和母亲就把雨衣在身上搭好,尽量不让雨水淋到袋子上,往街西走去。街西是另外一个村子,在街道西头,与我们的街东村遥相呼应,所以叫街西村。

我家住在村子后面,离正街道还有几百米土路。雨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路上泥泞不堪,手电筒在雨水中发出微弱的光。母亲由于常年劳作,患了腰痛,在泥巴路里扛着一袋子芝麻,很难走。当走到正街上的时候,一些泥水已经进了雨鞋,感觉又湿又滑,很不舒服。

一到正街,母亲就把雨衣往头上扯了扯,加快了脚步。街道两旁的门市都还未关门,亮着的灯光融进雨里,把雨水照得又白又亮。雨滴打在街道的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和母亲一前一后,很快就走出了街道,进入了一个巷子。这

是一个老巷子,地势比较低,农用车把路中间压成了稀泥汤,只有路两边靠近房屋的地方勉强能走。母亲对我说:“走慢点,小心滑倒!”

我嘴上应承着,脚下却越走越快,我担心下雨天,那个收芝麻的人户家关门早。由于要照顾背上的袋子,雨衣无法遮住全身,雨水就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流,钻进衣服里又湿又冷。我顾不上这些,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赶紧走到目的地,学费就有指望了!

万幸的是,当我们走到的时候,这户人家的大铁门还开着,主人家正坐在客厅里说话。院子里用钢管和彩条布搭了一个很大的帐篷,里面的架子上全部是满满的袋子,我心里顿时放松下来。

我和母亲把袋子放下,顾不得把头上的雨水擦一擦,就站在过道上对一个向外张望的年轻人说明来意。年轻人对着屋里喊了一声,叔,有人来卖芝麻了!

出来一个微胖的中年人,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地上的两个袋子,问:“你们是哪的?”

母亲笑着答到:“我是街东韩家堡子的,这是刚打下来的芝麻!”

中年人指了指袋子说:“你打开我看一下。”母亲利索地把扎口解开,中年人拿着一根验粮食探子,从芝麻中间插进去,转了两下再拔出来。探子中间有个小机关,倒出来的时候就装着一些芝麻。中年人把芝麻倒到手心,捏了一小撮放在嘴里一嚼,很不满地说了句:“你这芝麻还是湿的嘛!”

母亲赶紧陪着笑说:“这不是最近蛮下雨嘛,打下来之后还没来得及在太阳底下晒,但是晾了几天的。”

中年人用肩膀把披在身上的外套往上耸了耸,转身欲走。母亲赶紧一步上前,扯着对方的袖子说:“你看我们从街东大老远背过来,这么大的雨,来回一趟也不容易,你就收了吧!”

中年人没有转头,想了想,又问到:“你掌柜的是谁?”

母亲答到:“我娃他这是韩运动。”

“运动?”中年人听到我的名字,转过头来看看我,又看看我母亲,脸色缓和了下来,“运动我认得,那是你韩家堡子的能人,只可惜死的太早了。”

我喉咙里咕噜一声,一股热流涌上来,冲的眼睛发酸。父亲得病过世都四五 years 了,但是一有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我的心里都会抽抽。甚至只要有人在跟我前提起父亲的话题,我都会迅速离开。有一次一个远方亲戚家的孩子当着很多小伙

伴的面,说了句“乐娃没有达”,我至今都没跟他再说过一句话。

我装作若无其事,转过身眼泪却哗的一下喷涌而出,顺着脸颊流进嘴里。母亲好像看到了,挡到我前面,继续求情:“娃要给学校里交学费哩,你就当帮我们忙,哪怕收便宜些都行!”

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到跟前,中年人给她说:“这是韩家堡子运动屋里人来卖芝麻。我刚验了一下,芝麻还没晒干哩。”

中年妇女把我和母亲打量了一番,说道:“你是韩运动屋里人啊?这大的雨你还来卖芝麻,看把娃淋成啥了!”

这句话足以暖干我已经湿透了的衣服了,我感动得差点想跪下来。可是接下来她又说:“湿的咋敢收嘛!你看,我把你的收了,往我库里一倒,这再下几天雨,把我的好芝麻都会弄霉了!”

冷热交加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我的心一下沉到了谷底。我忍不住央求到:“婶婶你就收了吧,我还要给学校里交学费呢!”

这位婶婶没有接我的话。她扭过头对中年人说:“湿的说啥都不能收,让他们背回去,晒干了再来卖。时候不早了,把库房门关好!”

母亲还想说,对方已经走开了。我和母亲就像两根多余的柱子,在人家的屋檐下显得特别突兀。他们已经开始收拾仓库门口的物件了,母亲显得不知所措,身体向后方转去,脚却像钉在了地上动弹不了。雨水打在彩条布上,蹦蹦的响声又密又急,就像是催促着我们赶紧离开。

一阵风吹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母亲有些气愤,但又别无他法。她轻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那我们回吧!”

我们又背好袋子,披上雨衣,走进雨里。往回走的路似乎长了一些,我和母亲走了很久,才走出这条泥泞的巷道。当我们走到正街上的时候,街道两边的门市都和住家户都已经关门休息了。母亲拱起背走在前面,比来的时候走得更快。我沮丧地跟在后面,浑身似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只是下意识往前走。肩上的袋子越来越重,走两步就要用背往上顶一下。雨鞋里面灌进去的泥水也故意和我作对,每走一步都让我脚底板滑一下。但我必须更加专注的往前走,不敢分神,万一我滑倒了,这一袋子芝麻就都没用了。

我们终于回到了家门口。我使劲把门一推,门栓子发出咣当的声响。母亲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我们把芝麻袋子放下,母亲给一块干抹布,把袋子上的水沾干。我问母亲:“不倒出来晾着么?”

母亲说:“先放着吧,明天我再打听着其他地方还收不收。”

每十年换一个身份,如果时间能倒回,会如何选择?

邓亚萍直白地回答:“人生有或者吗?没有。就是一把过。”

“一把过”,对,就这三个字。这三个字简直跟“新年好”“扎西德勒”“中头彩”一样讨喜!约考的同学常会收到这样的祝福,还捎带几个眉开眼笑的表情包。就连科三考场外的小吃店,都挂着“一把过”的红招牌。

愿望是好,可既然考试,肯定就有过不了的。老江性格沉稳,练车的时候稳扎稳打,但那天科二他莫名其妙就挂了。小Q年方二十,青春靓丽,灵气逼人,当别人都以羡慕的口吻讨论记忆好又胆大的小年青考驾照最容易的时候,她却接连三四次败给科二。

吴教练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面对没有过考的学员他总是异常平静。见得多了,就有了许多的经验之谈。他讲他教过的一个学员,平时练车吊儿郎当,练了两个月科二都练不好,几乎每一把都压黄线。连他都犹疑那位学生能不能考试的时候,那位学生却主动约考并且一把过了。

“因为知道自己不行,所以会格外小心。而练得好的,一旦考试前心里过于松懈,考试的时候就容易出纰漏。”

“心态放松,不是让你随心所欲。”

教练说。几乎每个教练都会对学员说“考试考的就是心态!”吴教练也跟我们这样说。他说的时候一脸风轻云淡,似乎如此浅显的道理还要他说出来,真是多余的话。

对于挂科沮丧的学员,所有教练又各有各的一套安慰法子。有些说,“你练的都没问题,技术也掌握了,只要下次不紧张,肯定能过!”有些说:“没关系,大不了你比别人再多练十几圈,虽然时间落后了,但是你肯定比别人基础就实。”

当学生的也都奇怪,教练随便一两句就跟奖励了棒棒糖似的,什么沮丧,失落转眼就治愈了。

其实,驾考的“一把过”是给两次机会。即使没有“一把过”,规定时间内还可以四次重考。

相比于人生的单行道,相比于邓亚萍所说的人生各种遭际、各种选择的“一把过”,驾考的“一把过”好像连颗芝麻都算不上!

经历了驾考的人或多或少都有所成长。如同我们,都逐渐意识到,我们的学习不单单是为了拿一个证而已。毕竟驾驶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因此,每个人自身对待驾考的态度,对驾驶技术的认识,会循序渐进逐步转换到对技术本身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敬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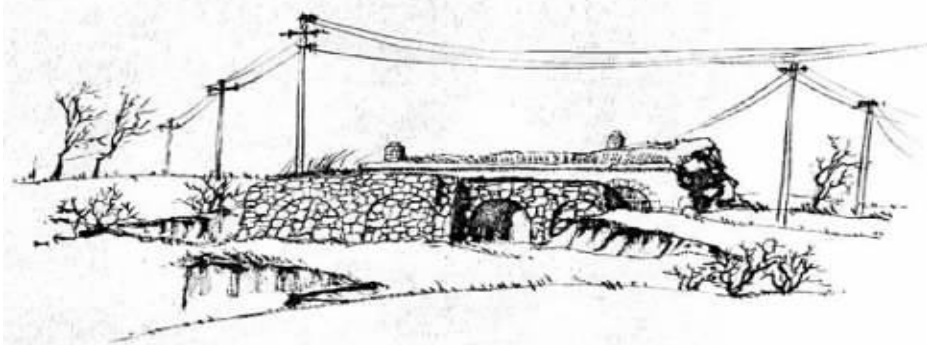
一个真正合格的驾驶人,也是从有了敬畏之心那一刻才做数的吧!

当你今天看到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拿到驾照了。一个小目标就抵达也同时宣告某阶段生活方式的告一段落。

行车之道,亦如人生之路。在短暂的学习期间,教练一路亦师亦友,教给学生的绝不仅仅是驾驶技术,更多的是谦逊、礼让、宽容和生命肩负的责任担当。

为此,我也当郑重地跟我的教练说一声:谢谢您!

还有拿了照已经回归各自生活的学员们,感恩一路遇见,愿我们心怀舒畅,未来可期。



学车记

李思纯

学车记

教练与蜘蛛
我的驾校教练姓吴,瘦高个,方脸,黝黑的皮肤透着几分粗犷。在这个驾校,教自动挡的就他一个。

本来,我是想跟着本家的文红哥哥学手动挡的,他是这个驾校小镇分校的教练,算是多年的老师傅了。那时候,我懵懵懂懂压根儿不知道手动挡和自动挡的区别,身边大多数朋友都学手动挡,我就想着随大流。文红哥哥在我决定报名之前,指导我在车上试了几把,大概看我思维与手脚的配合协调能力着实不行,果断建议我学自动挡,给我推荐了吴教练。怕我有思想负担,他一再给我宽心,说吴教练的脾气多么多么好,说话多么多么温和,即使非常过火的事情到他那里大不了一笑。文红哥哥说这些当然只是为了宽慰我罢了。后来学了才知道,身为师傅,哪有没脾气的!浅显点说,教练要对学员的技术负责,往深了说教练要为社会的秩序负责,规范的严谨执教,于他们而言,那就是职责所在。

练车场上见多了手动挡教练的严厉之后,再看我们自动挡吴教练发脾气那都不算脾气了。就算被学员屡教屡犯的低级错误气得不行,他大不了说半句,剩下的那半句随着信手点燃的一只烟喷到了窗外。

一些小错误,他也不直说,而是拐着弯地提点。

比如,遇到路边有老人擦着路沿行走你没减速,他会突然转过头问:遇到这样的老人擦着车旁边走,你不怕吗?

又比如,有人跑着跑着没看路旁的标志牌,他会笑着奚落一句:路边若掉的是一百块,怕是眼尖的远老都见了呢!

好在学自动挡大多是女学员,即便我这般愚钝的人也都乖巧,他略带嘲弄的奚落也好,发脾气声音大一点也罢,我们都不会跟他顶撞。甚至有情商高胆子大的姐妹,看到教练脸色不对,上车故意玩笑几句,他那一点点压在嗓子眼的怒气也就没了。在他心里,可能这帮女学员真是又可气又好笑的。

从第一天到练车场,就看着教练坐在副驾驶上,学员一个个上来一个下去,重复的路、重复的点位、重复的曲线,他得一遍遍指点,一遍遍纠正。有一次我练到下午六点,看他一边匆匆去录指纹下班卡,一边接爱人催促回家的电话,心里顿生不安,由衷感觉到教练工作的枯燥与辛苦。

教练严肃的时候居多,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乏味的人。

练科二的某天,恰好仲秋,练习场边的桂花开得特别好。休息间隙,教练定定地站在桂花树下,我走过去发现他在聚精会神地看两棵树下那张硕大的蛛网。一只指头大小的蜘蛛正在吐丝缠绕小小的灰蚂蚱,蚂蚱的身子已经被包裹大半,但看得出,它的头还在挣扎,它还活着。

“你说,人聪明还是蜘蛛聪明?你看,等蚂蚱身上缠满了,它会晓得把蚂蚱带到树叶后面去,慢慢享用,不被打扰。”教练说。

我心想,当然人聪明。可是随着教练再往下看,细一琢磨,蜘蛛似乎真的比有些人还聪明。你看它用嘴夹着蚂蚱,尖利的细脚

三蹬四蹬便拨开挡在它前面的蛛网,然后顺着一两根坚韧的斜悬在枝桠的丝迅速向上攀登,所有动作和顺序多么灵巧而娴熟。它会吃完了再出来,补好那张原本规整的蛛网,捕捉下一只飞虫。

“这里过段时间就会结一张网,那么高的树,也不知它们怎么挂上去的……我经常丢虫子给它们,但它们只吃活的,聪明吧?”

说话瞬间,七零后的他神情宛如一个探究了重大奥秘的顽皮的孩子。

看得出,在枯燥的教学间隙,他也在竭力捕捉着生活中最简单的乐趣。

男同学女同学
我们这一班学员里头,我只见过四个男生。

小凯是男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据说报名时间长,就是没有机会来练。后来便趁快下班的时候来练几把,人灵性,车感又好,没多久就把科二到科四全过了。小凯同单位的“眼镜”,一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我见过他三次,印象却非常深。那天在练考场,他第一次来,所有倒库、侧方停车、半坡起步的点位都记不清,跟着教练浑浑噩噩跑了一圈下来便坐在休息区用功,一边向周围人讨教,一边在手机上做笔记。硬是将每一步注意事项逐一详细记录下来。看着他认真的样子,禁不住感叹:办公室的理工男细心起来真没女人什么事了!

本来,我以为为全班最细心的非他莫属。谁知在科三临考之前,我收到了德喜从微信上发来的手写笔记,工工整整,归类总结了所有科四笔试题的正确

选择方式。后来一想,德喜确实属于胆大心细的人。练科二的时候,我和好友欣跑不好S弯,教练让我们找“感觉”,我们练来练去,“感觉”时好时坏,始终不得要领。后来我和她每到S弯道就似乎产生了心理障碍,踩着刹车,方向盘握在手里要么不敢转,要么转多了。唯独德喜不同,他开过工程车,算是摸过方向盘的人,说胆大其实是底气足,方向盘在他手里就像有了生命,能随着他的心意灵活自如。跑S弯的时候他一点刹车不踩,还能顺着路中间不偏不倚,着实让我们望尘莫及。

老江是男生中唯一一个跟我们一起踏踏实实苦练的人,他和我一样,都相信勤能补拙。他跟德喜不同,虽然也细心,胆子真没德喜大,教练每次训我们的时候总不忘捎带他。

“你跟老江一样,方向盘一点一点的搓!”

“你跟老江一样,变个道而已,恨不得把方向盘打一圈!”

“你跟老江一样,胆子越练越小!”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已经回西乡老家的老江会不会打喷嚏?可无论教练怎么拿他来督促我们,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老江比我跑得好。

我和欣考完科二之后一直说要一起考科三。

但我和欣都不算细心的女人,不是这里做不到位,就是那里漏掉了什么。有人车感极好,跑不到十圈就约考,把我俩看得羡慕得不行。因为觉得自己没把握,我和欣硬是比教练预期的约考时间推迟了十来天。

我们不约考,教练看着着急了。“这一关总是要过的,再练也练不出记性啊!”教练说。

“路上跑,就是要胆大心细!”

他一唠叨,我就羞愧。身为女人,心思不细也就罢了,驾驶怎能粗枝大叶呢?

可是,我好像一直这样粗糙而浅薄地活着,超强的记忆力和细腻的心智早已随岁月遗失殆尽。往后就是拿了驾照,我又该如何刻意去纠正早已习以为常的行为?

正式考试前的试驾完成,我问欣有何感受。欣说,她一圈也不想多练了,这些天的练车,似乎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质量。我想,这就是压力的反作用。心里厌倦了驾考压力带给自己的不适,所以无论好坏,只想快点结束!我们都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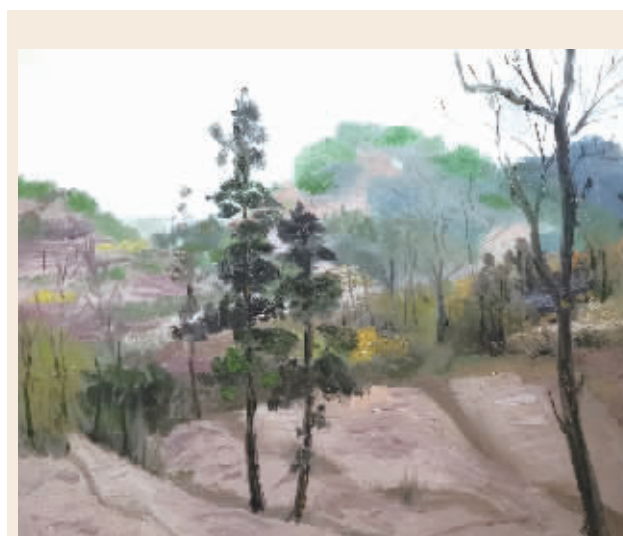
考试那天,我和欣还是出现了小惊险。先是我在考灯光的过程中手指上抬太用力,远光到近光的那一抬,惯性使然地弹了一下,让考官判了我错打双闪,真可谓是在最简单的环节丢了分。再说欣吧,明明红绿灯对面的线路上停有大车占道,她还毫不犹豫地开过中心线,丝毫没有考虑到大车走与不走的问题,结果一过中心线就挂了。

好在考试还给了我们二次机会,我和欣各自体会到剩下一次机会的不易,愈加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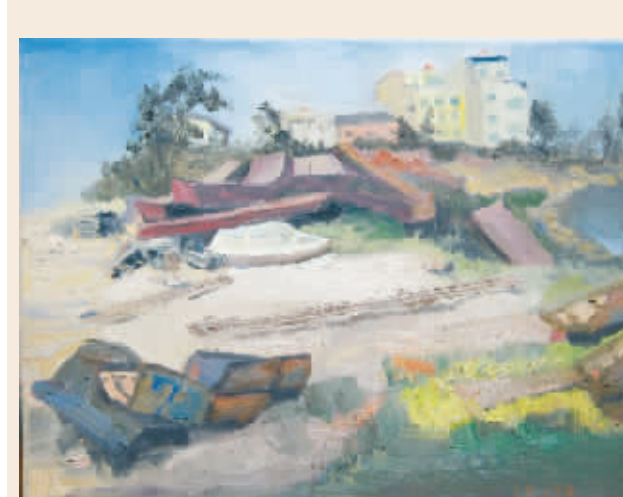
那一圈,我敢保证,我和欣都百分百的细心了一回。

关于“一把过”
早晨,看到一则访谈特别有意思。

被患者砍伤的眼科医生陶勇面对再也无法上手手术合而不得不改变的生活方式迟疑不决,所以向自己的偶像邓亚萍发问:“您基本



故鄉的田野



再回碼頭



老屋